

人與自然的重新結合

論席德進的書

阮義忠

人和自然牽連著的關係有三:有人把自己當成自然 的一部份;有人把自然視為自己的一部份;有人卻 把自己認為是自然,把自然歸為自己。把自己當成 自然的一部分,這人他會用自己的生命去愛自然, 求追求整體和個體的聯繫,他會把自己融進外在的 環境裡,讓他在所看到的所聽到的所意識到的自然 裡,享受其中蘊育的生命力。讓自己和自然牢牢的 在一塊,呼吸著另一股更實在的大地氣息。

把自然當成自我個體的一部分,這人他會用自己的性格去界定自然的輪廓,在外界的存在中劃出一道自我的軌跡,他把自然當成自我的拓展,在物與物的比例上、造型上、關係上賦予性格上的肯定,這時一棵樹是他力量的延伸,一幢房屋是他心向結構的呈現。最後一種人,把自己當成自然、把自然當成自己,他不再苦苦經營人和自然的溝通問題,因為這對它是不存在的,他就是自然了,他們互通聲息,一道享有彼此,一道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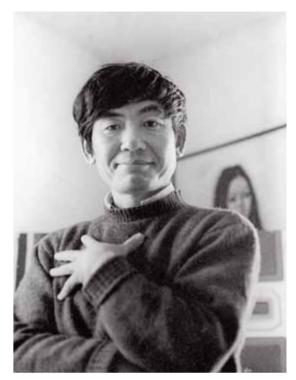
藝術正是人和自然的關係表現,繪畫是表現方式之一。由於人的感覺指向和自然的感覺材料之互異,各藝術形式有它獨立的個性作為人和自然的媒體,繪畫以它特有的姿容出現。席德進的畫,三十年來始終以他獨立的個性、特有的姿容,在他和自然的關係上給我們最大的啟示。他早期的作品強硬剛直,線條大量的使用,把不必要的色彩及情感摒棄,畫面強烈的表現自我,企圖對視覺經驗的直接材料給予永久的真實,這是他對客觀事物所施予的愛。

席德淮對色彩及情感的選擇,使作品避免了因色彩 引起的不必要的暧昧及感傷成分, 在他早期作品中 特別表現了這種感情的確實性,這是席德淮一直擁 有的——明朗性格。他的作品清楚的表露出自然給 他的力量,藉著這力量他以粗獷的線條構成了自己 的世界, 他的線條本身就是主題, 不是概念的表現 手段,所以席德進的線和色彩遂成為兩股自我發展 的主力。他這時期的書,遠離了時尚膚淺的書風。 我們知道,當一些書家把自己的作品視為意志的執 行,便會使這有意探求成為泡影,藝術家必須表現 出他所探求到的,不可探求他所未見到的東西。 席德進對線條的使用以及對色彩明智的選擇,使兩 者並不相互干擾而達到表現上的成功,這是很少人 具有的對自我天賦的先見。他一直走著這條寫實路 子,用他的感情給生命以正面的肯定。從此以後, 席德淮的風貌更為突出,他的書所顯示的和諧並不 局限於線條和色彩的有效安排,而偏重於建築物的 描繪,在建築上尋求力的結構,線條和色彩再也不 是對立的,它們互相注入結構的元素, 造成鮮明的 節奏感,於是色彩和線條產生了共鳴,書面組成力 和美的交織,而挑起內部暗示的自然的忠實性。他 這時期的畫我們不難發現他在色彩線條的巧妙變化 上,有一種實在的對真誠之把握而非嚮往。席德進 不重視藝術上的意象, 他所做的是他已經做成的, 而不是內心想做的。所以他並不做觀念的探索工作。 席德進畫他所把握的,因為對於那些自然的實在, 我們只能拿事實來證明,而不能拿辯論來證明。後 來他以中國人為主題的一連串人物油畫,該是他最有利的事實證明。他深入農村,他熱愛破舊的古老廟宇,在畫中,他表現了中國人的情感,這是根植於對生命基本過程的信心與同情,此時席德進的畫又向前推進一大步,由對自然的關心,演進成民族源流的認同。他深為中國人一派相承傳統文化所吸引,在廟與屋脊的飛躍線條,在中國古家具的穩重稜線間,在古稀老人臉上的皺紋上,充分的表達了他和母體文化的結合。

他的人物背景,常用暗色調的粗線粗面處理,色彩的象徵意味因之加濃,本來畫面中完成的線與彩色的共鳴,此時形成席德進和現實生活無限性的共鳴。之後,一整批水彩山水又接著出現,佈局永遠是橫跨畫面的草原、水灘,一條一條的平行著,背景恆是一無邊際的天涯,望去好像有種無限在延續著,他把畫面的有限空間投射到與自然的整體結合。這是席德進的精神,也是中國繪畫的傳統。

席德進愛過自然,肯定過自然而生活於自然,他的 畫由他和自然結合的符號蛻化成自然本身。在今天 的科技文明所造成人和自然的隔閡下,藝術被寄望 為追求自然律的信念,席德進的貢獻,就是他替我 們肯定了人和自然重新結合的可能。「忠實自然」, 這是他一向追求的目標,也是他作品的最高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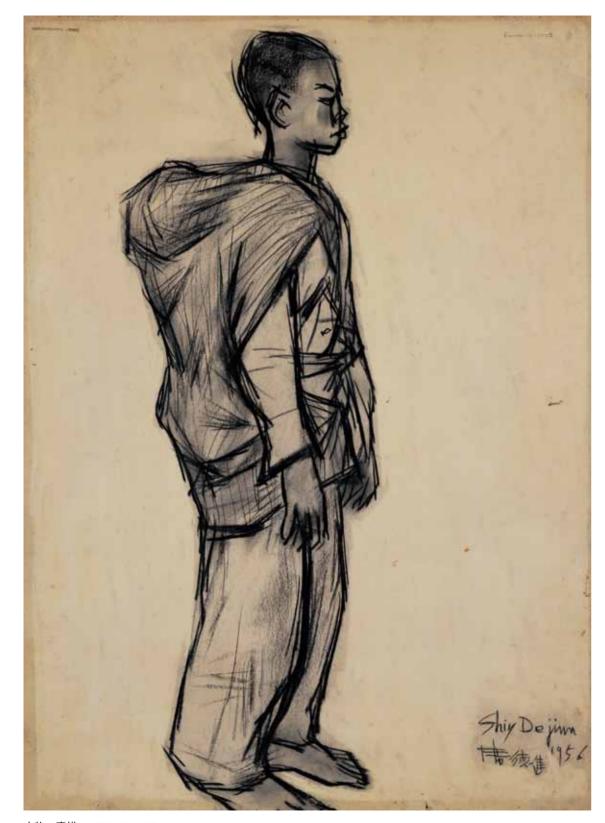
原載於《幼獅文藝》第214期,民國60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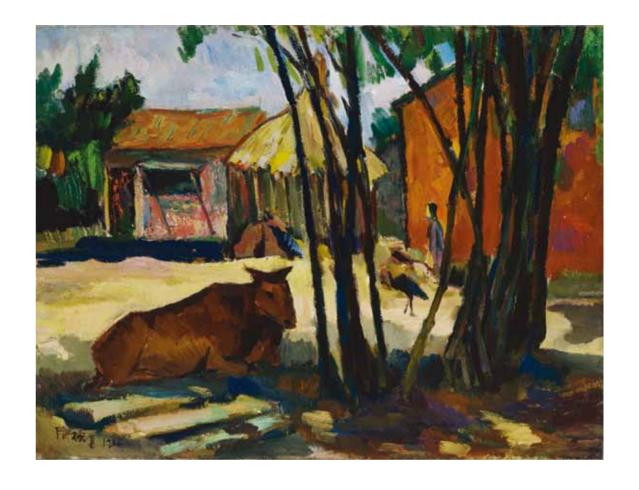


席德進在書室。攝影:阮義忠,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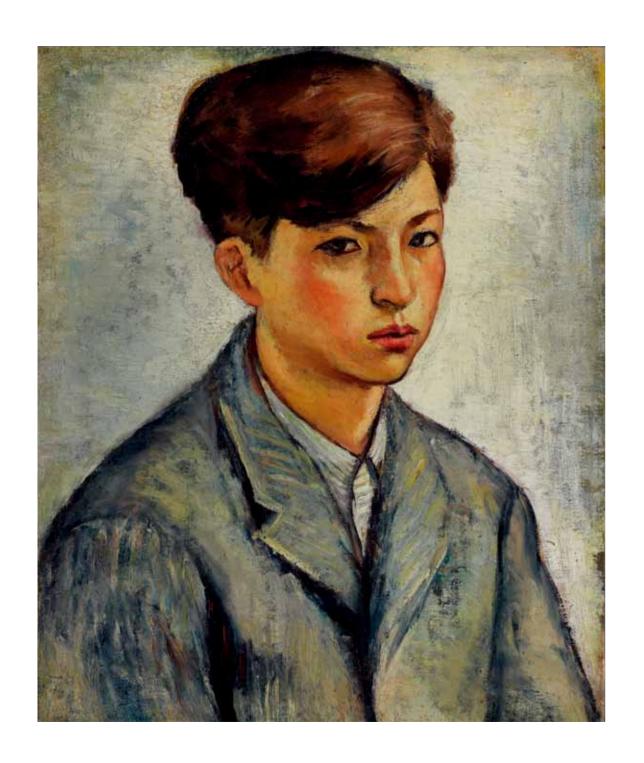
席德進(1923~1981)出生於中國四川省,其父席丙文曾任鄉長,兼營鹽井燒鹽業,家境富裕。席德進5歲入私塾,讀古書兼習繪畫,起先就讀天府中學,而後就讀甫澄中學時,曾獲校內美術比賽第一名。中學畢業後,進入成都技藝專科學校,受留法畫家龐薰琴的啟發,接觸到馬蒂斯(Matisse)、畢卡索(Picasso)等畫家作品。後轉學至沙坪壩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受教於林風眠,並與趙無極、朱德群、李仲生諸畫家多所往來,在這樣的環境之中,追求藝術的心志更加真切而認真。抗戰勝利後國立藝專遷回杭州西湖,席德進隨林風眠前往,離開四川遠赴杭州,此次離鄉後就再也沒有回鄉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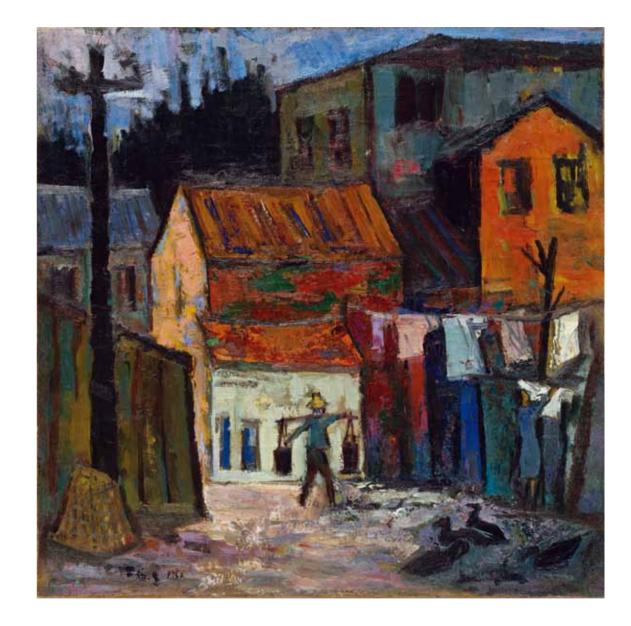
後赴美考察,受普普、歐普、硬邊藝術的影響,作品中加入許多歐普和硬邊主義的形色表現。晚期回歸到他最原始而自然的本土家鄉;席德進的繪畫創作類型多樣化,總合一生藝術追求的成果,其風格為融合傳統與鄉土,結合水彩、水墨與油畫,兼具東方與西方繪畫的特長,開創出他個人雄渾動人氣 鹼的獨特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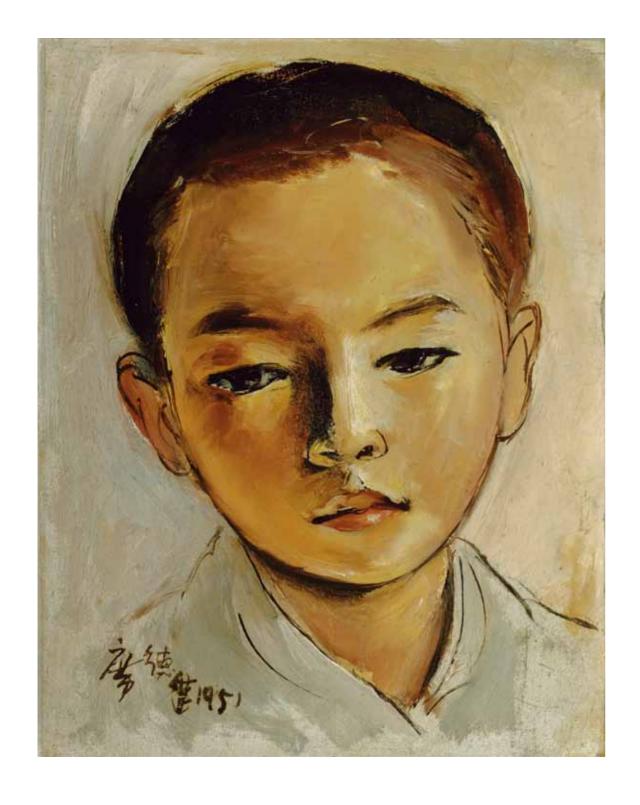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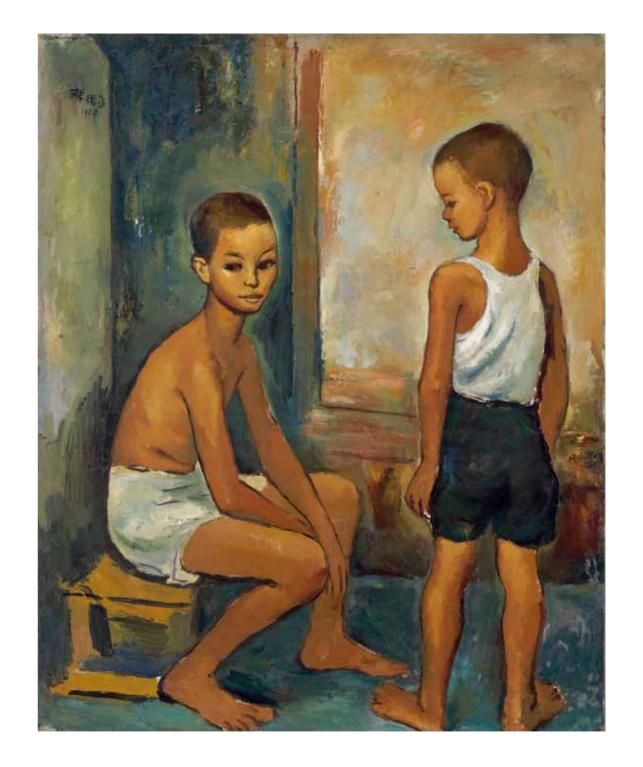


威謝 羅綸有先生贊助本檔展覽。席德進先生作品電子檔由席德進基金會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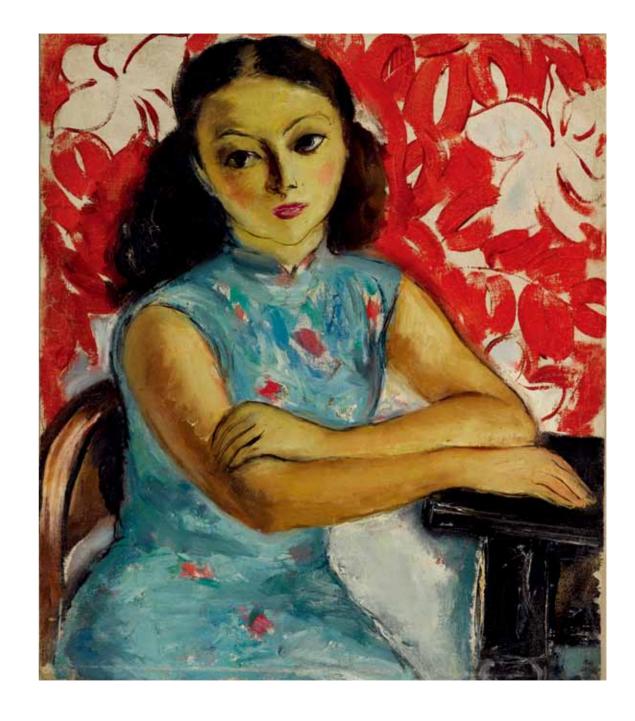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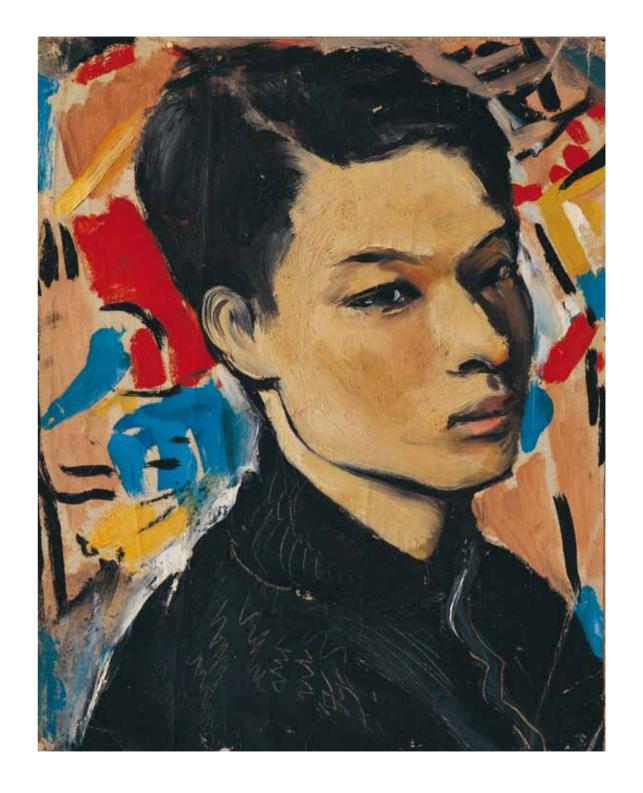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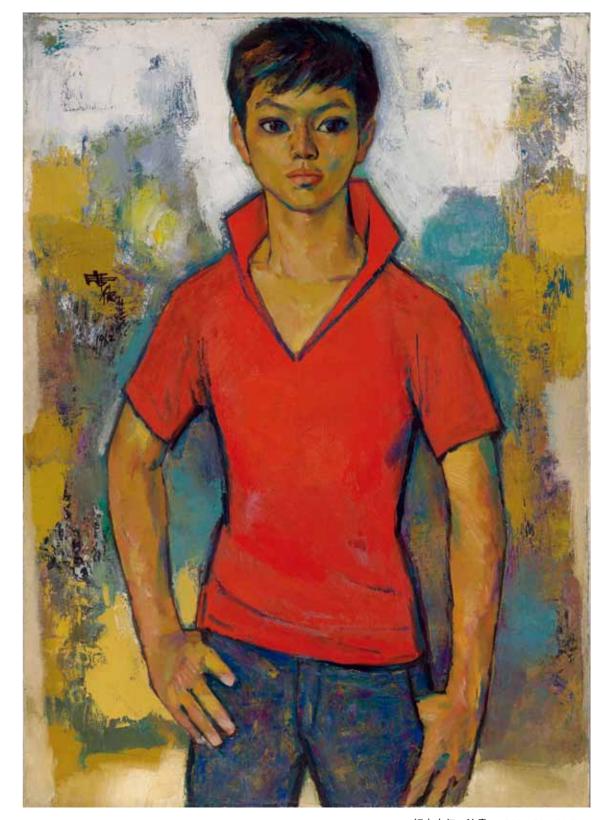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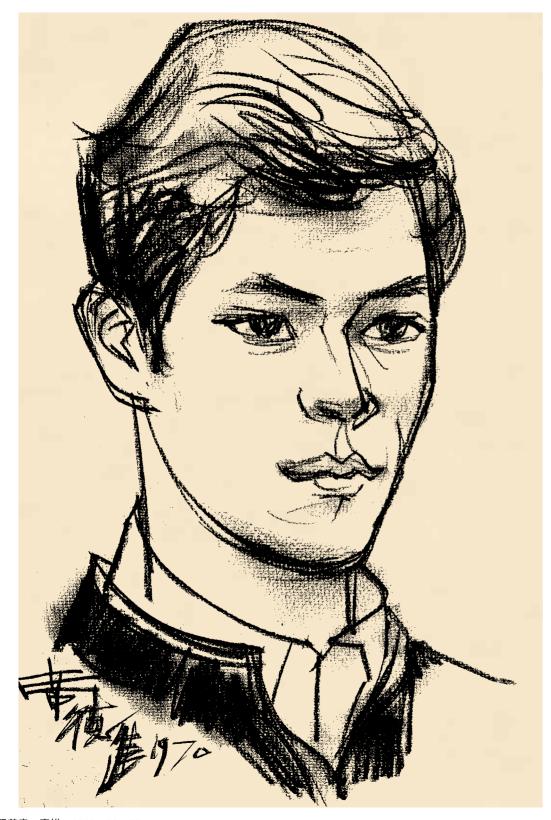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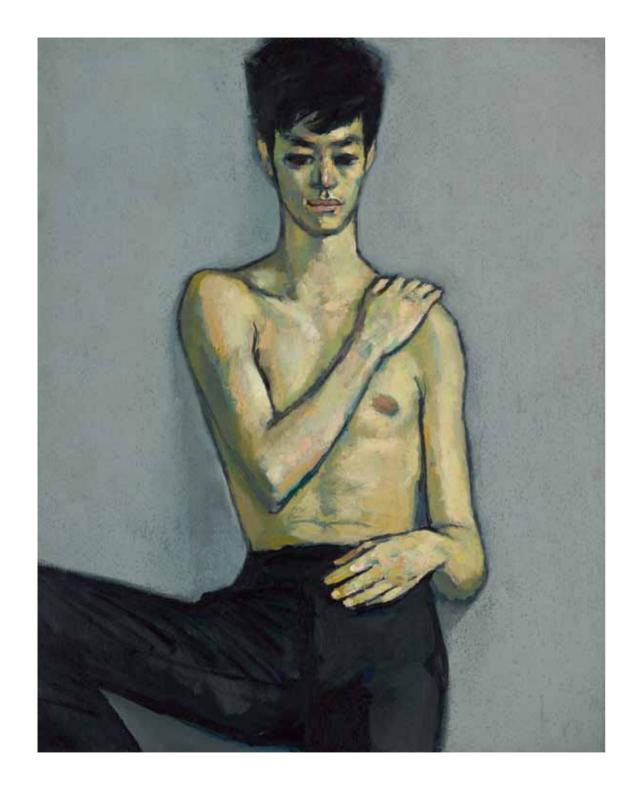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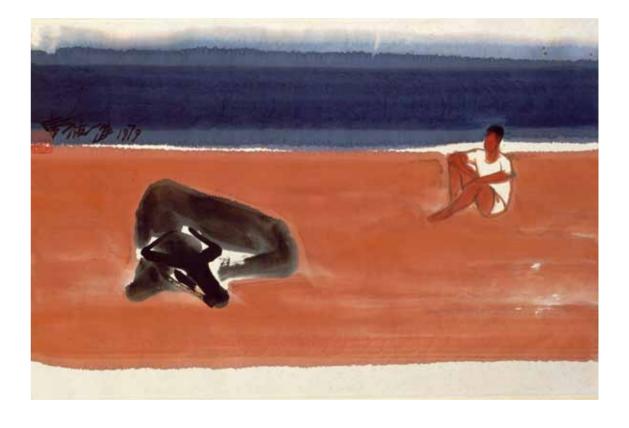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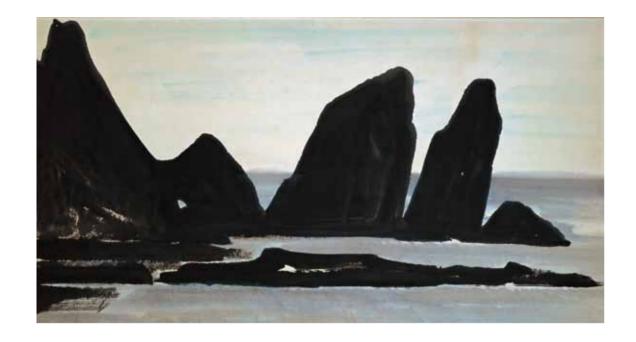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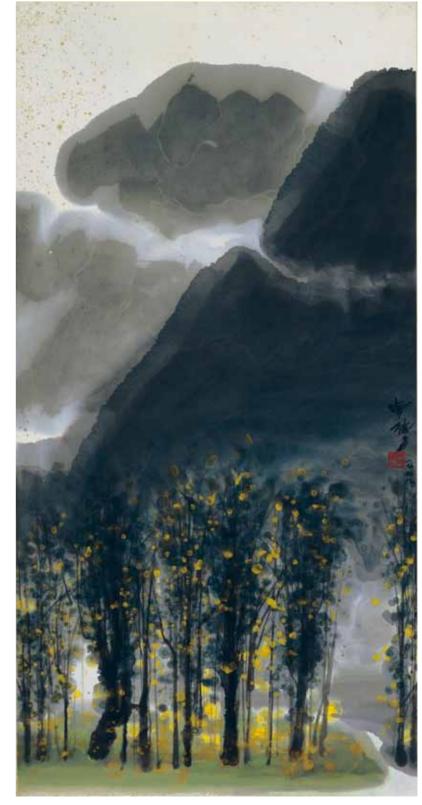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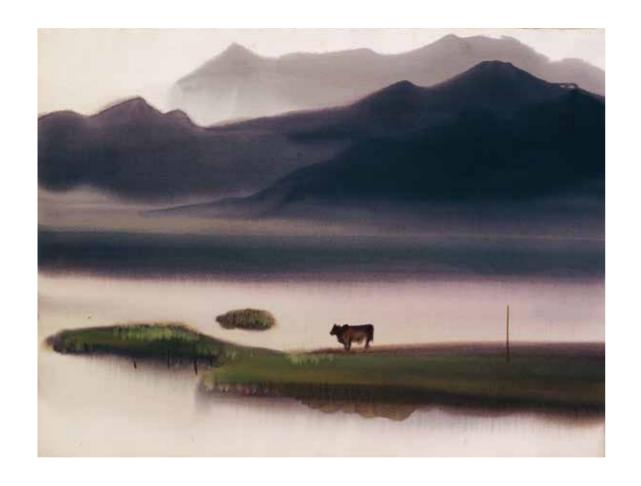




青年的一代,油畫,1971,91.5×72.5cm 牛與人,水墨,1979,45.4×69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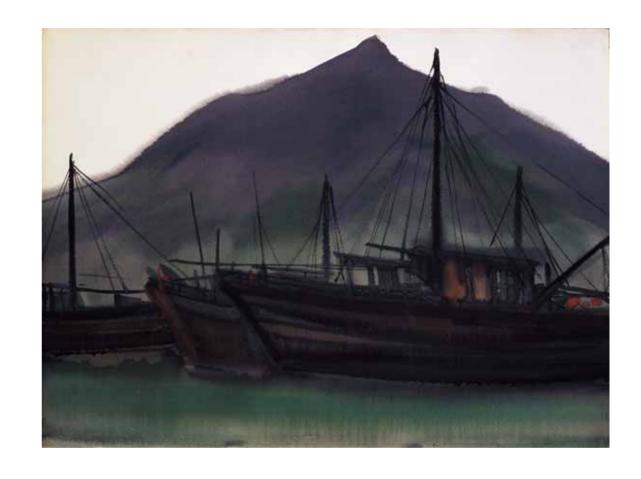












風景,水彩畫[,]65.1×102cm 船,水彩畫[,]57×77.3cm









阮義忠的線畫

白我心靈的獨白

席德维

最近一年來,在一些重要的文藝刊物和雜誌中,我 阮義忠沒有向任何人請教過或學過書。他不需要如 們常發現一些刊頭和插書,出現了一種純以線條結 構組合,帶有無限意象的黑白書,點綴在每篇文章 的開端。它在那兒,像是一個生命的源體,單獨地 存在著,同文章的本身毫無關連,但又覺得不可缺 少它。因為在那一片密集的單調的方塊字群的篇幅 上,它像緩緩在呼吸著,微微震顫著如一池靜水, 偶然掀起的漪漣。

這些黑白線畫的作者是誰?看簽名,是「OO」。 一個新面孔。直到最近,瘂弦把一位小個子身材的 青年人介紹給我,說他對畫極有興趣,當他把手中 一疊黑白線畫展示給我時,我才知道「OO」就是 他——阮義忠。

一頭自然卷曲的黑髮,兩眼深凹著,面部的輪廓顯 明。不太喜歡說話,要是開口了,那調子是急促 的。一片段一片段的。人不到二十歲,卻具有二十 歲以上人的深沈。不見他發表意見但可以看得出他 的意志堅決肯定,自有其主張。

阮義忠生長在台灣東部偏僻的小鎮, 兄弟姐妹共五 人(按:實為九人),他居其中。小時就愛亂畫。此 外就是看書。「我不唸大學。我討厭學院派的書。」 在中學上課時就聽不進課, 只顧畫滿練習簿的線來 表達心中的需要。雖然他沒有進大學,而他那書架 上所堆積的世界文學名著,已是非常壯觀了。

音樂和詩的意味在他的線畫中,明顯地看得出來。 他常常在播放古典音樂的咖啡室泡上半天,手中也 捧著一本詩集。可是他並沒有寫詩,卻用了粗、 細、直、曲、剛、柔的線轉化成為他的形象的詩 篇。這些形象帶著動律和節奏,在線與線之間產生 了一種音響感,這就是他對音樂的崇拜之後,自然 而然的表露。

此。因為「繪書」對他來說,僅是一種自我心靈的 獨白。他唾棄色彩。線的無限的變化的字彙已足夠 滿足他心靈的要求。他承認很喜歡梵谷的畫,但不 是梵谷畫上那種騷動的狂熱,而是那線條的律動感 動了他。最近他把亨利·摩爾的雕刻圖片,反覆地 用單線摹寫著,他憧憬著那偉大的雕刻作品中隱藏 著的一股與天地抗衡的自然偉力。

阮義忠的線畫是抽象的。它不表現任何物體,線僅 是他對美的表達方式。非常自由地運用著各種感情 的線,來尋求它們自身的組合、結構,形成一個自 我的世界。有時是幾何的,但又不絕對幾何。有時 像一片岩層、一個指紋,一束植物葉脈的組織,一 塊礦石的剖面,溫和的,緩緩地流動著,凝固著, 疏疏密密。 虚虚實實。 錯錯落落 , 自成天趣。

在文藝刊物上,從前也出現過一些有靈性的插畫: 龍思良的風格支配過一個時期,之後是高山嵐,這 兩位青年畫家,現在都已從插畫的天地中隱退了。 原因大概是這個「職業」,不能認真當做職業。目 前的一些插畫,多是東抄西拼,把嬉皮文化的調 子引渡過來,而缺乏自我的創意。現在阮義忠的線 書風格漸漸興起來。他最近為一本交響樂全集的書 畫了一百多幅線畫。也有些叢書以他的線畫作為封 面。也許是因為他的畫含有廣泛的意義與感情,用 在哪兒都很適合,總是給人清新之感。像一首散文 詩,發散著清幽的,超脫的逸趣。

阮義忠否認他的畫是插圖。因為它不幫助文章去說 明什麼,也同文章內容沒有任何關連。它的畫是獨 立的,像一片浮雕,自我存在那兒。唯一的效果是 用來增加了一本書的視覺美,給呆板的文字面上嵌 進一塊有生命的個體。你說它是裝飾也可以,因為



十九歲的阮義忠。席德進攝,1969

一幅畫的本身掛在客廳裡,不也是一件裝飾品嗎? 阮義忠還很年青,他能在一開步就把握著自我,維 護著自我,然後創造自我的天地已遠超過一些藝術 學校的學生,缺乏主見,借老師的眼睛來作畫,而 把自己失落。一個人能發現他天生的本質,而繼續 不斷地去培植它,已算盡到了一個人的天職。

我們相信阮義忠的畫在不久的將來,經過他辛勤的 淘鍊,演變,會比現在更尖銳,更洗鍊,更不同於 前輩大師,而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形成一個線條的 律動美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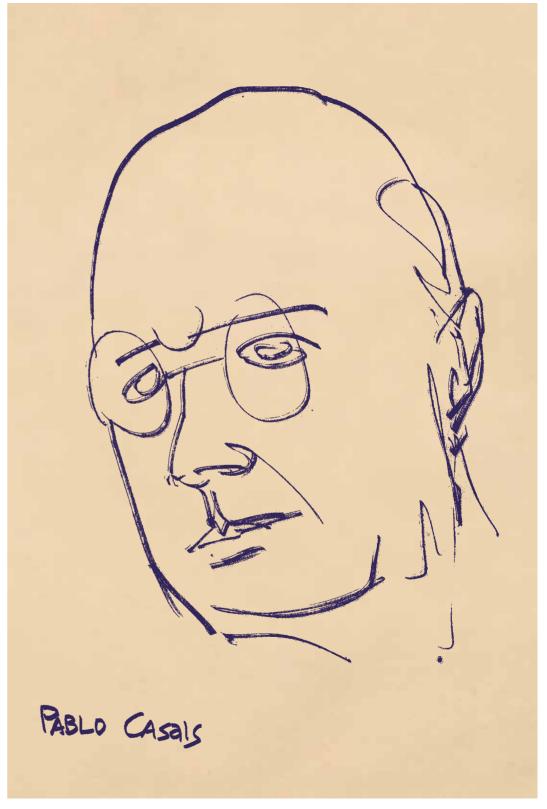
原載於 1970 年 10 月,《大學》雜誌第 34 期



發表在《幼獅文藝》上的第一張插圖。1969 年 12 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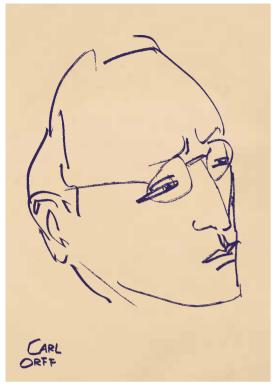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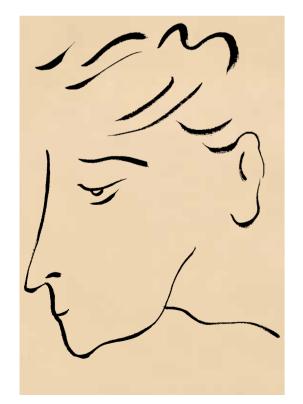


在《幼獅文藝》上發表的許多作品都是高中時的塗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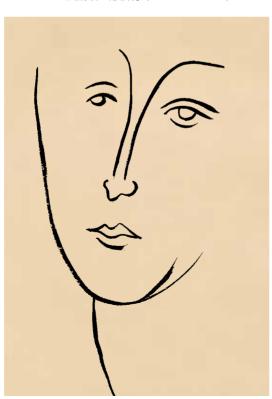
穿著蘭陽女中校服的女生。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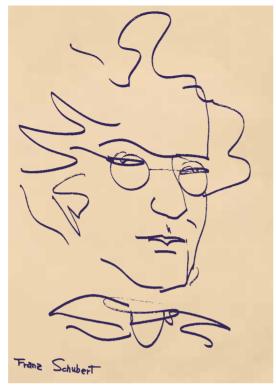


卡爾·奧爾夫(Carl Orff)。1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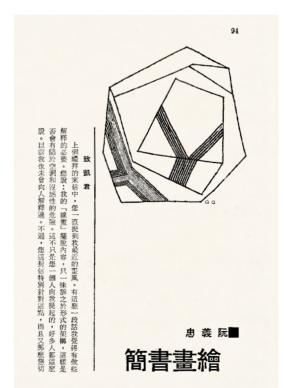


法蘭茲·舒伯特 (Franz Schubert)。1974





為高信疆在《幼獅文藝》發表的詩作「少年引」所繪插圖。1970年7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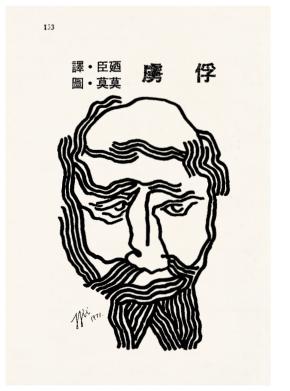
朋友肖像。1974

朋友肖像。1974

在幼獅文藝工作不到一年就去服兵役,但在軍中繼續供稿,開始寫「繪畫書簡」



照著亨利·摩爾(Henry Moore)的雕刻畫冊勾勒。1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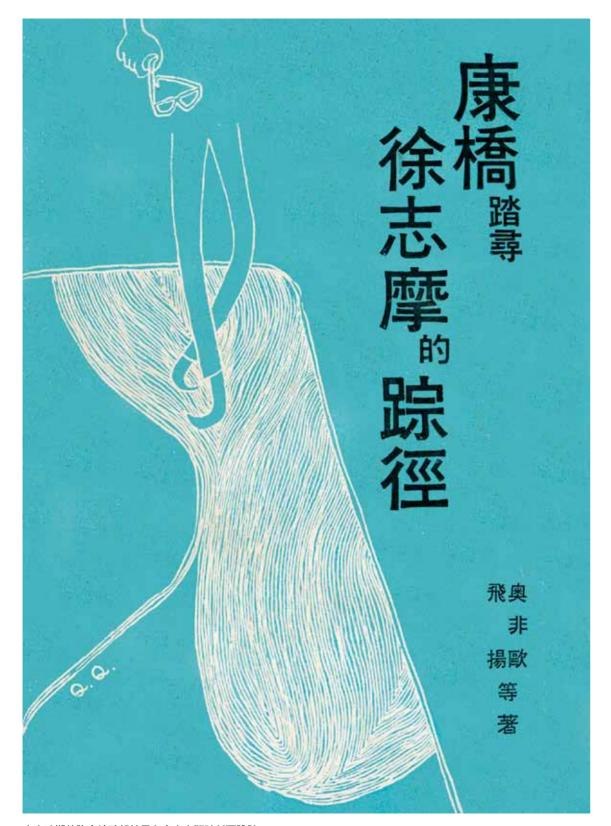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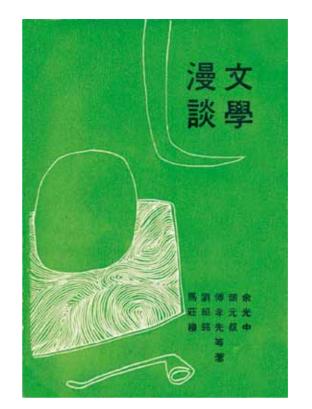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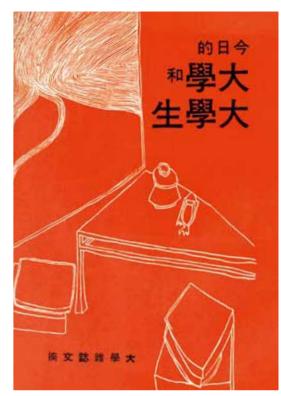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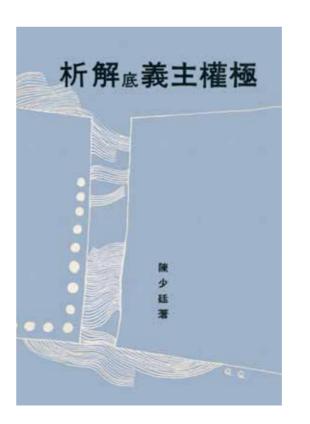
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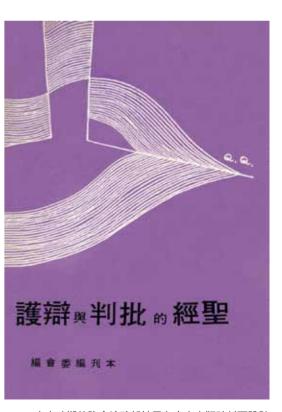
譯圖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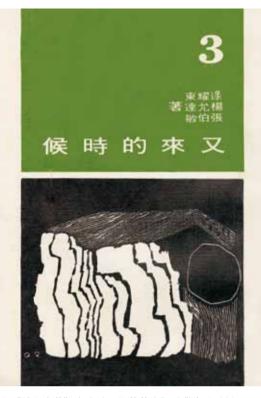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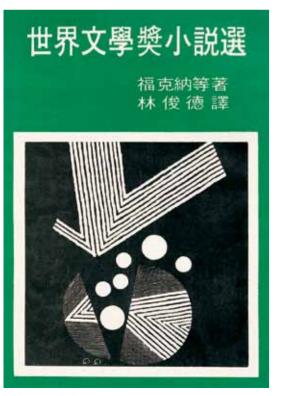








在《幼獅文藝》上班時,為莘莘出版社叢書設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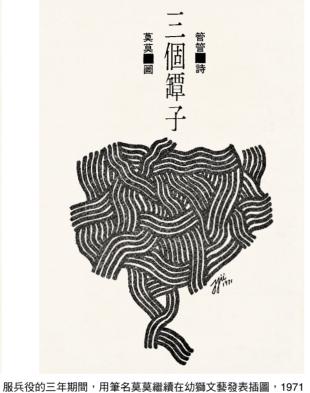




文皇出版社叢書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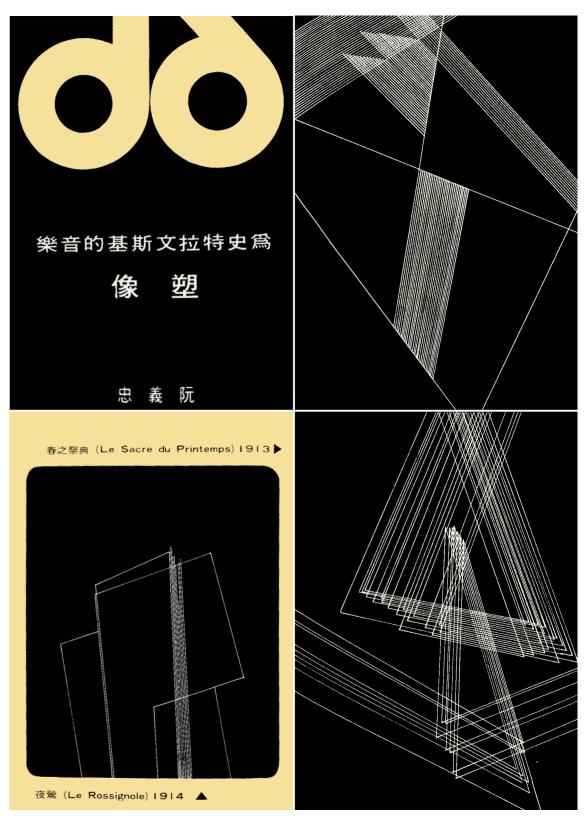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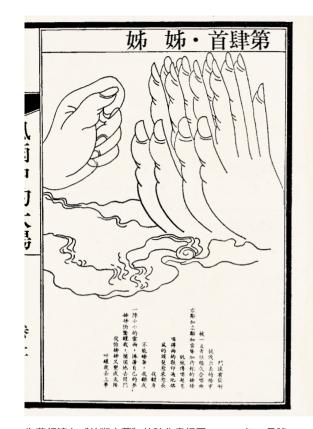




為理論文章作插圖時的風格

退役之後的畫風

幼獅文藝史特拉文斯基專輯,1971年6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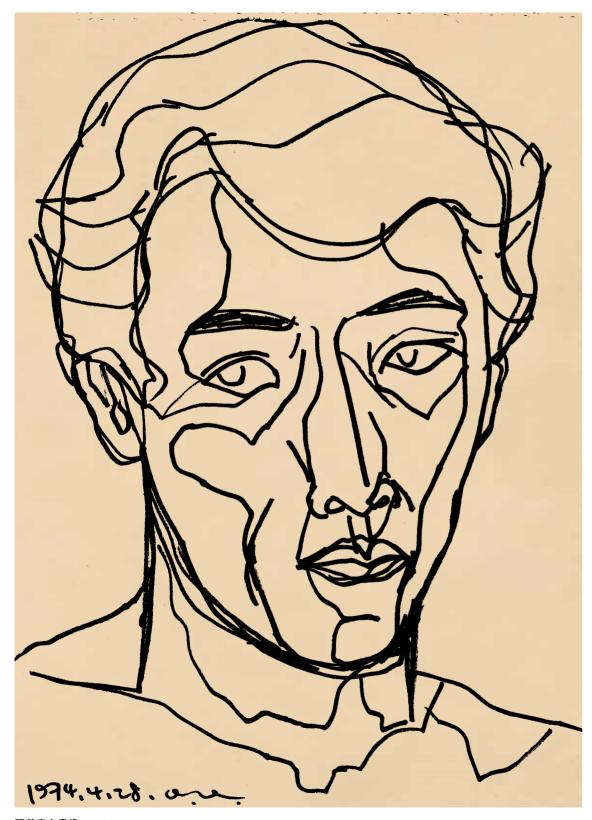
為蘇紹連在《幼獅文藝》的詩作畫插圖,1975年4月號





因此

所有插圖送去印刷廠後就下落不明,手邊僅存的手稿之一。1974





用照片說故事・讓故事傳真情

第11檔展覽

席德進《人與自然》
阮義忠《心靈的獨白》

主辦單位:宜蘭市公所/宜蘭市民代表會 宜蘭市 市長 江聰淵 宜蘭市民代表會 主席 林智勇 台灣故事館 館長 劉美華

敬邀

地點: 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430 巷 33 號/展期: 2020 年 7 月 10 日至 9 月 27 日

故事館第2空間於2019年1月正式啟用,一樓為傳統暗房,二樓 為攝影圖書室、教室與展示空間。攝影家阮璽將於第2空間設立攝 影工作坊,自2019年1月6日起開課,每期4天,集中於星期日 上課。

報名請洽故事館/Tel:03-9334670 或

宜蘭市文化發展所/Tel: 03-9325164轉812

或上官方網站攝影工作坊連結報名:

http://culturaltour.e-land.gov.tw/stories of taiwan/



心靈的獨白

阮義忠台灣故事館第11檔展覽展出日期: 2020.7.10 ~ 9.27主辦單位:宜蘭市公所